**大卫·德·席尔瓦博士，《伪经》，讲座 2，
近距离观察：《以斯拉记上》、《本西拉记》、《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

© 2024 David DeSilva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 David DeSilva 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二节课，仔细观察：《以斯拉记上》、《本西拉记》、《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

在本次和接下来的几节课中，我们将一起学习伪经的所有书籍。

在本系列中，我将遵循一种非常规的顺序，而不是印刷版的典型顺序。我们将首先关注那些起源于以色列或以以色列为主要地点的文本。然后，我们将转向那些更关注以色列以外犹太人生活的文本。

在本演讲中，我们将从《以斯拉记上》开始。首先，《以斯拉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正典《历代志上》第 35 至 38 章、正典《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第 8 章中读到的事件的另一种版本。看起来好像有些作者从这些较旧、更知名的版本中抽取了材料，并通过复述故事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在《以斯拉记上》的版本中，我们从约西亚王在位的第 18 年开始。

我们从那里开始，经过巴比伦的征服，快速前进到居鲁士下令允许被流放的犹大人返回故土。然后我们转到大流士下令重建圣殿，以实现他重建圣殿的意图。最后，我们关注以斯拉的改革、阅读托拉、根据托拉的立法建立法庭，以及最感人的，通过离婚和抛弃非犹太妻子以及此类婚姻所生的孩子来净化人民。

现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以斯拉记上》和正典故事之间存在一些重要差异。最值得注意的是，《以斯拉记上》中的事件顺序混乱。作者显然需要一位编辑，因为这种顺序会让读者感到困惑。

我们后退几步，然后在一两个地方再次向前移动。这似乎与作者想要提升所罗巴伯这个人物的愿望有关。《以斯拉记上》与我们的正典版本相比，最独特的地方是增加了三个保镖的较量。

这是一个宫廷故事，一个发生在流亡中的宫廷故事，在我们的正典经文中没有类似的内容。在这个故事中，国王大流士在睡觉时被他的贴身侍卫看守着，他的贴身侍卫们感到无聊。所以，他们提议在他们之间进行一场比赛。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大流士的许可，但比赛的结果是，让我们来比赛吧，无论谁赢了，大流士国王都会满足他的要求。这是一场趁老板睡觉时进行的精彩比赛。所以，比赛涉及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什么是最强大的？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于是，每个保镖都将自己的答案放在大流士枕头下的一张纸莎草纸上。

所以，想象一下，当他醒来发现枕头下有一堆幸运饼干时，他会多么惊讶。然后国王被邀请参加比赛，他读了答案。第一个保镖说国王是最强的。

好吧，奉承有时确实能帮到你。然后，保镖详细阐述了为什么国王是最强大的。他列举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

军队听从他的命令，等等等等。第二个保镖提出，酒是最烈的，因为它甚至能制服国王。第三个保镖首先建议他作弊；他写下了两个答案。

他首先提出女性是最强大的，因为我们都见过某个妃子能对国王做些什么，比如摘下国王头上的皇冠，开玩笑地打他耳光等等。但后来他说，其实最强大的是真理。真理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他可能对宇宙的神圣秩序有更深的理解，这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现在，在这场竞赛结束时，显然，第三位保镖获胜；据透露，第三位保镖就是所罗巴伯。因此，很可能引入了一个原本独立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获胜者就是所罗巴伯。

那么他向国王提出了什么要求呢？他要求国王履行他在位初期宣布的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意图，并委任他，所罗巴伯，去监督圣殿的完成情况。因此，故事现在以所罗巴伯为首向前推进。混乱的事件顺序似乎是故意重新安排故事的结果，以便为这场斗争腾出空间，为所罗巴伯腾出空间，并真正将他提升为推动事情发展的核心人物。

他完全吸收了尼希米的角色，我们认为所罗巴伯在这个故事中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归功于尼希米。作者为什么要如此费力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种说法是，既然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作者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在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的重建中，尽管君主制没有恢复，但上帝重建大卫之家的承诺已经通过所罗巴伯的晋升和这位大卫后裔的成就得以实现。我们还注意到，在《以斯拉记上》的故事中，人们更加关注圣殿、圣殿的活动和礼拜仪式日历。

与圣经中的版本不同，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会感觉到逾越节和住棚节的礼拜日历（两者都出现了两次）构成了这部作品，并真正为犹太人的生活甚至犹太人的历史提供了潜在的节奏。以斯拉的形象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他不再只是一名祭司，而是一名大祭司，他的改革和对托拉的恢复是《以斯拉记上》目前作品的高潮。尼希米的缺席只是为了更充分地提升这两个人物，所罗巴伯和以斯拉。

这本书可能写于公元前二世纪或稍晚一点。学者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这本书的原文是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但现在我们只有希腊语和其他译本的手稿，没有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原文的物证。在两约之间时期，这本书似乎被看作是另一种故事叙述方式，并受到高度重视。

例如，约瑟夫斯肯定知道《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因为他在讲述这个故事和犹太古史时，似乎更喜欢《以斯拉记上》中的版本作为他的资料来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斯拉记上》中最具影响力的诗句实际上只是第三位保镖的回答。真理征服一切，或者用他后来在同一叙事中的说法，真理伟大，高于一切，实际上一直是西方社会历史上非常常用的座右铭。

你仍然可以在学院的徽章和盾牌上找到这些谚语的拉丁文版本。这是《以斯拉记》中一个主要的兴趣，当然，这也与正典故事有关，但它似乎在这里得到了提升，因为这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强调通过只在以色列家族内通婚来保存以色列的神圣种子，以斯拉在故事中命令以色列人抛弃他们的外国妻子并与这些结合所生的混血儿女断绝关系，这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人们还非常重视家谱在确定以色列的边界和选区方面的重要性。

如果回归者的家谱在某种程度上遭到破坏，他们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家谱，也就不会再在以色列有立足之地。如果祭司（那些认为自己是祭司或利未人血统的人）无法证明自己的家谱，他们就被禁止担任祭司或利未人。因此，再说一次，这是一篇非常具有种族倾向的文本，旨在加强以色列内部和周围的界限和界定，而不是将圣种与其他人混合。

现在我们来谈谈完全不同的文本，即《本西拉的智慧》，它可能是伪经中最长的一本书，而且我认为，从对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整体影响来看，它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本西拉是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圣人，他经营着一所教书屋。他招收学生，大概由学生的家人支付报酬，教他们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教他们国际智慧，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商业、政治、社交聚会和家庭中安全、明智、有利地在世界上生存。

要了解本西拉，重要的是要了解他活跃一生中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 331 年左右将希腊-马其顿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了犹太地区，我想说，但可能相差几年。在他从地中海向埃及进军的过程中，显然我们可能称之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他征服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和他的直接继承者们（他们不是亚历山大的孩子而是他的将军）瓜分了他的王国，然后为了获得更多的领土而不断相互争斗。他们大多没有将外国的方式或文化强加给犹大及其居民，但相当一部分犹大精英开始注意到，接受更多主流文化的特征对他们有利，甚至可能试图通过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越来越希腊化的城市来让耶路撒冷出名。我们将在与马加比一书和二书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简单地说，在本·西拉的职业生涯中，他应该一直在观察精英阶层，他所服务的子女和青年的家庭，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像其他民族一样，特别是让自己在文化、外表和名字上越来越希腊化。在这个时期，许多犹太人放弃了他们野蛮的本土名字，转而使用希腊名字，这是他们向主流文化展示自己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的最明显方式之一。

他一定注意到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他本人也对这种趋势非常谨慎，在某些方面，他强烈反对这种趋势。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日益进步的氛围中呼吁保守主义。当然，本·西拉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在犹太教书，用希伯来语写作，事实上，他以书面形式为后人保留了自己的课程或课程中最精彩的部分。

这本书后来被他的孙子在公元前 132 年左右翻译成希腊文，他把祖父的智慧带到了埃及的犹太社区，可能是在亚历山大，并在那里尽可能地用希腊语向那里的犹太社区传播。本西拉的希腊文版本构成了许多英文翻译的基础，尽管这本书的约三分之二，甚至更多，都以希伯来语手稿的形式被恢复。例如，在马萨达发现了大约四五章的一段，即来自马萨达的本西拉卷轴，在开罗犹太教堂的破旧手稿储藏室中发现了相当大一部分。

因此，我认为，有一些文本基础，一些手稿基础，可以用来思考《本西拉》的原版，甚至可以用来研究孙子从希伯来语到希腊语的转变。我想说，这有点题外话，但孙子在《本西拉》的序言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来了解翻译本身，因为在那篇序言中，他基本上为读者与祖父智慧的接触所带来的任何距离道歉，并基本上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同样的表达在希腊语中并不像希伯来语的原文表达那样有力。

因此，他承认翻译存在这种差距，并继续说道，即使是希腊文翻译的圣书，我们通常将其归为七十士译本，即使是我们的圣书、律法、先知和其他著作，在希腊文中阅读时也不会像在希伯来文原文中那样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很早就意识到翻译会改变，无论你多么努力，翻译都会改变被翻译的文本。本·西拉，回到主题，本·西拉本人的议程是试图保持他的学生对遵守托拉生活方式的奉献精神。

是的，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世界、希腊世界、希腊智慧和其他智慧流派中学习一些东西，而所有这些土地统一在一个帝国之下，更容易获得。但最重要的是，这不应该让我们背离对祖先生活方式的服从。例如，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精英认为通往荣誉的道路就是越来越多地融入希腊世界的道路，本·西拉教导他的学生，对契约的忠诚是光荣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

因此，我们在本西拉书第 10 章中读到，谁的后代值得尊敬？敬畏上帝的人。谁的后代不值得尊敬？违反诫命的人。在家庭成员中，他们的领导者值得尊敬，但敬畏上帝的人在上帝眼中值得尊敬。

无论是富人、显贵还是穷人，他们的荣耀就是敬畏主。王子、法官和统治者都受人尊敬，但没有人比敬畏主的人更伟大。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本·西拉说，最终，是的，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世俗的荣誉。

我们都会敬仰某些人，那些有钱人，那些在政府或司法系统中取得显赫地位的人，但底线价值，或者我应该说荣誉的基础，是你对契约的忠诚。因为那才是你在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东西。上帝的评价是永恒的。

因此，他试图培养学生的这种信念：首先，他们要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遵守托拉的基础上。其次，他们要考虑自己在今生可能取得的成就。现在，本·西拉，虽然他大量引用了《箴言》一书，但从很多方面来说，你可以把本·西拉看作是后来对《箴言》的评论，或者看作是对特定《箴言》的反思或反思的结果而形成的智慧。

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本西拉做到了《箴言》没有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明确地将智慧与法律联系起来。我的意思是明确地。

例如，在本西拉第 24 章中，本西拉将智慧拟人化，让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她的故事是，我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寻找一个安息之地，这些国家指的是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我应该在谁的指定领土上安居？然后，万物的创造者给了我一个命令。

创造我的那一位为我支搭帐棚，说：你要在雅各家居住，愿以色列承受你的产业。于是，我在锡安立足。

他使这座我深爱的城市成为我的安息之所，并在耶路撒冷确立了我的权威。我扎根于上帝为他所选择的子民中，成为荣耀的子民。因此，在这场讲述自己故事的智慧演讲的开篇部分，本·西拉尽管倾向于借鉴国际智慧，但他明确地宣布，智慧的家园就在耶路撒冷。

这是智慧居所的中心，是上帝亲自颁布的法令。这反映了上帝在众多民族中，选择了这个民族，并且超越了其他民族。然后，在同一个智慧故事的结尾，本·西拉补充了这样的结论性评论，谈到智慧女士，所有这些都在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圣约卷轴中，摩西命令我们的律法，雅各会众的遗产。

因此，本·西拉明确地将智慧，这位拟人化的女士，与《托拉》联系起来，而这卷书现在就在我们手中，而这在此前以色列的智慧传统中可能还未得到体现。因此，如果你想要智慧，如果你想要他之前在这首诗中列出的智慧的所有祝福，它们就在这里。这就是起点。

你需要在摩西律法和律法的执行中寻找它们。这是贯穿整本书的主题。例如，在本书的开头，他明确地说，如果你想找到智慧，就遵守诫命，主会大量地为你提供智慧。

在这本书的三分之一处，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一切智慧都离不开律法。所以，对本·西拉来说，遵守律法的生活是一切智慧的起点。如果你不遵守律法，你就远离了智慧。

现在，这是公元前 200 年一个重要且具有政治意义的信息，因为 25 年后，一位大祭司会说，我们不再将《托拉》视为国家的宪法。我们将使用仿照雅典宪法的宪法重建耶路撒冷。所以，本·西拉是相当保守的声音，他说，一旦你抛弃了《托拉》，你就抛弃了智慧。

如果我们的主要参考框架是《新约》，尤其是保罗，那么我们在本·西拉身上发现的一件事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保罗在《罗马书》中给我们的印象基本上是，你不能遵守法律。这就是法律的问题所在。它根本就不能被遵守。

如果可以保留，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但本·西拉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他认为这项法律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读到，事实上，他直接从申命记 30 章中得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申命记 30 章中读到，我今日吩咐你的这条诫命肯定不是你难守的，也不是离你太远的。我已将生死、祝福和诅咒摆在你面前。

现在，选择生命，这样你和你的后代才能活下去。本·西拉反映了这种语言；这几乎是对《申命记》第 30 章的注释，他写道，是上帝在起初创造了人类，并让他们自由选择。如果你选择，你可以遵守诫命，而忠实地行事是你自己的选择。

他把火与水放在你们面前。你们可以伸出手去选择。生与死就在人类面前。

他们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所以，本·西拉仍然坚信《申命记》中揭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法律是可行的。

我们有能力遵守律法。此外，律法对顺从者的承诺是可靠的。在本·西拉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使用了《申命记》第 27 章至第 30 章中的图像，反映了遵守律法和不遵守律法的必然后果，即遵守律法的人会得到祝福，忽视律法的人会受到诅咒。

因此，我们在本西拉书第一章中再次读到，敬畏主会让人心旷神怡，会给人带来快乐、喜悦和长寿。敬畏主的人最终会事事顺利。他们死时会得到祝福。

再次，在书的结尾处，如果你敬畏上帝，你什么都不会缺少。如果你拥有了上帝，就没有理由寻求帮助。敬畏上帝就像一个充满祝福的果园，它比任何荣耀都更能完全地覆盖一个人。

虽然本西拉承认亚当的罪孽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艰难，但本西拉相信上帝仍然会按照《申命记》的承诺，在今生的范围内为正义而安排一切，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当好人遇到困难时，本西拉可以用传统的比喻来理解，例如在熔炉中测试黄金。黄金在火中被考验，那些被上帝接受的人则在屈辱的熔炉中受到考验。

敬畏上帝的人，你们要继续信赖他，你们的奖赏不会丢失。本西拉议程的这一方面的最后一部分是，他提倡遵守托拉，以此作为尊重的方式，而许多精英们开始说，这是他赞美赫塞德人、忠诚于盟约的人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占据了本西拉的第 44 章至第 49 章。在这首冗长的赞美诗中，本西拉基本上重述了以色列的神圣历史，从亚当到最近的时代。

它实际上在第 50 章以一首赞美最近一位大祭司西门二世、公义者西门的赞美诗结束。而贯穿这个故事重述的要点，或者说主题，是那些遵守至高者律法的人获得了荣誉。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尊敬亚伯拉罕、摩西、亚伦和非尼哈，因为他们勤奋遵守诫命，热衷于主的律法。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痛恨那些以色列和犹大的国王，他们出卖了自己的荣耀，放弃了自己的荣耀，因为他们追随其他神，并且抛弃了托拉的戒律，最终给国家带来了灾难。现在，本·西拉，显然，他的 51 章内容也涵盖了许多其他重要主题。正如我所说，这些主题涉及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活动，基本上涉及年轻人需要知道的一切，以便明智而有利地度过一生。

因此，他非常重视对父母的关爱和尊重，尤其是当他们年老时，他非常重视对自己孩子的悉心抚养，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以及管教和照看，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现在，我只想顺便说一句，他对女性的评价才是本·西拉最头疼的地方。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女性的文化焦虑，他敦促男人要非常小心，无论是对他们的妻子，还是对他们的女儿。

在那个社会，一个女儿如果在性方面容易受到其他男人的挑逗，会给父亲的家庭带来耻辱，也会让父亲很难为女儿找到合适的丈夫。因此，出于这种背景，本·西拉对这个任性的女儿以及她如何成为家庭的负担做出了一些夸张的描述。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是故意夸张的。

本西拉还教导人们尊重恩人的重要性，谨慎选择朋友、恩人和受益人。这实际上可能代表了与《箴言》时代相比文化的改变，因为在本西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说，友谊和赞助的安排以及其中的精神比我在《箴言》中发现的要多得多。他甚至谈到了社交场合的正确礼仪。

例如，当你参加研讨会时，这也是一种新发展，虽然这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研讨会是众所周知的希腊社交活动，是一种葡萄酒聚会，食物刚好够吸收。本·西拉建议年轻人从始至终确保你首先考虑的是给人留下好印象。不要考虑摆在你面前的美味佳肴，不要考虑葡萄酒或你拥有的东西，而是要保护自己，在一切事情上保持节制，这样你才能给人留下一个有礼貌、有礼貌、有教养的人的印象。

他实际上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告诫他的学生不要与权贵交往。一方面，这是社会进步的途径。这是经济和政治进步的途径。另一方面，正如本·西拉所说，这也像是走在剑刃上。

如果你绊倒，你会把自己砍成两半。他呼吁公平对待经济事务和员工。他提倡保持经济独立的价值，而不是让自己屈从于各种债权人。

在本·西拉身上，我们发现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信奉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乐于学习其他国家的智慧，而这些智慧当然是《箴言》和犹太智慧传统的一部分，广义上讲，是国际智慧传统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广泛地从《箴言》和其他文本（如《申命记》）中汲取知识，这些文本都是以色列的经典遗产。另一方面，他谈到，像他这样的抄经士、像他这样的圣人需要游历异国他乡，这样抄经士才能检验所有民族的善恶，从其他国家的智慧中收集有价值的东西，以融入自己的教学中。

本·西拉本人显然将大量外国智慧、外国常识融入了自己的教学中。例如，如果你将他的友谊教义与六世纪希腊圣贤泰奥格尼斯的挽歌放在一起，你会发现有很多重叠之处。当然，泰奥格尼斯的作品比本·西拉早四个世纪，可能有很大的依赖性。

所以，本西拉不知怎么地从希腊智慧中学到如何成为一个可靠、谨慎、小心、明智的朋友。如果你将本西拉在与权贵打交道时所发出的谨慎之言（既许诺进步，也许诺毁灭）与埃及文献《福玻斯的训诫》进行比较，你会再次发现许多相似之处，而且游历丰富的圣人本西拉很可能从埃及文献中汲取了这方面的经验。但对本西拉来说，智慧、抄写员的生活、圣人的生活、学者的生活不仅仅是头脑的问题。

这也是灵魂的问题。它也植根于人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发现他明确地告诉或指示他的学生，除了学习和与智者交谈之外，祈祷也是智慧的重要来源。

例如，他在第 39 章中写道，文士们会承诺早起寻求造物主，并向至高者祈祷。他们会张口祈祷，祈求宽恕他们的罪孽。如果伟大的上帝愿意，他们将充满理解的精神。

他们会说出智慧的话语，他们会在祷告中感谢主。他们的推理和知识会保持正轨，他们会思考上帝的奥秘。他在稍早前写道，最重要的是，向至高者祈祷，这样他就能让你的道路在真理中变得笔直。

因此，智慧不仅仅是学习的结果，它还是一个人与上帝关系的深度以及上帝将向人揭示什么的结果。本·西拉还在他的指导中为仪式和礼拜活动留出了空间。他非常支持圣殿和圣殿里发生的事情，他敦促并以多种方式树立圣人和全心全意参与圣殿礼拜生活的人之间的联系。

在这方面，本·西拉的第七章中有一段很有说服力的文字，他引用了申命记第六章的谢玛篇，这可以说是以色列的核心经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你要全心全意、全力全意地爱耶和华。他将这一点与关于圣殿及其人员的指示融合在一起。

因此，我们读到，要全心敬畏上帝，尊敬他的牧师。尽你所能，爱你的创造者，不要忽视他的牧师。敬畏上帝，尊敬牧师。

按照吩咐，把祭司应得的那份交给他。在那段经文中，我们基本上背诵了《示玛篇》中的一句话，然后介绍了一种与尊重圣殿及其人员有关的对应内容。因此，两者紧密结合。

我们还从本西拉那里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描绘了圣殿中举行的仪式的活力和敬畏之情。本西拉提供了亲身经历，对他来说，这不是一场空洞的表演；这不是一场空洞的仪式，而是一种深刻的宗教体验，是与活着的上帝的一次强有力的邂逅。在第 50 章中，本西拉回忆了一次圣殿祭祀。

学者们不确定这是否只是日常的献祭，或者甚至是在著名大祭司西门二世（公义者西门）的领导下举行的赎罪日献祭。因此，他写道，当西门穿上华丽的长袍，身着完美的华丽服饰，走上圣坛时，他为圣殿的庭院带来了荣耀。亚伦所有的儿子都身着荣耀，在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手里拿着主的祭品。

当他结束祭坛的祭祀时，他在祭坛的底部倒了酒，这是献给至高者、万物之王的馨香之酒。亚伦的儿子们欢呼起来，所有人都俯伏在地，向他们的主、全能者、至高者致敬。歌手们在竖琴的伴奏下，用他们的声音唱着赞美诗。

他们用饱满的声音唱出甜美的旋律。至高主的子民在仁慈的上帝面前祈祷，直到主的礼拜仪式结束。然后西蒙走下来，举起双手，向以色列人全体会众祈祷，从他的嘴唇上得到主的祝福，并荣耀他的名。

他们再次鞠躬敬拜，接受至高者的祝福。这是本西拉书第 51 章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参加圣殿崇拜的人，至少本西拉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是发自内心、全身心地参与其中的。

一方面，本西拉可以说道德行为具有仪式意义。这是他自己从《诗篇》和先知那里学到的东西。所以，他会在本西拉第 35 章中写道，凡遵守律法的人都会奉献许多祭品。

凡遵守诫命的人，都是在牺牲幸福。凡报恩的人，都是在奉献最美的花朵。凡行善的人，都是在奉献赞美。

但与此同时，我可以说，这些赋予仪式意义的言论，将道德行为赋予上帝眼中的意义，与仪式行为可能具有的意义相同，也绝不会贬低仪式行为的重要性。对本西拉来说，祭祀崇拜并不缺乏价值。我们从本西拉那里感觉到，这一时期的虔诚包括以《托拉》为中心的生活，以邻居的利益为中心，以权利为中心，以与上帝建立联系为中心。

这些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根据某些宗教改革传统，民事、道德和礼仪法可能被分开，但对本·西拉来说，它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任何方面都不能被忽视，也不能通过在另一个领域采取行动来弥补一个领域（一个所谓的领域）的不足。

托拉是唯一的，那些寻求在主面前获得荣耀的人必须按照托拉去生活。现在我要谈谈两本书，《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这两本书本质上是伪经中的历史书。正如我在上一讲中提到的，这两本书合在一起讲述了公元前 175 年至 141 年之间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故事，这是两约之间故事中真正动荡的时期。

这两本书《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的来源不同，对这个故事的叙述角度也略有不同。事实上，《马加比二书》是古利奈人杰森所著的一部五卷本历史的节选本。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节选本的作者明确指出了他的来源，并谈到了他将这五卷书浓缩为一卷的过程。

这本书是用希腊语写的，就像原文是用希腊语写的一样，尽管这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删节发生在何处。它很可能起源于耶路撒冷或犹太，那里的许多居民此时已经熟悉希腊语。《马加比二书》的日期可能是公元前 160 年（该书故事结束的后一年）到公元前 63 年之间的任何时间。

当然，该日期或范围的最早部分不太可能。古利奈的杰森很可能在故事结束的地方写下了他的历史，但删节版可能在之后的某个时间出现。如果《马加比二书》前言的信件是真正的信件，我们可能会觉得删节版写于公元前 124 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因为其中一封信发送了这个故事，发送了这个删节版，或者声称将这个删节版发送给散居犹太人，以促进庆祝光明节，即奉献节，更广泛地让更大的犹太社区庆祝这个节日，以此来承认上帝最近为上帝的子民所做的一切，甚至可能使发生这一切的王朝合法化。

然而，《马加比二书》并不特别热衷于使马加比起义中诞生的哈斯蒙尼王朝合法化。他绝不是反对哈斯蒙尼王朝的人，但他不像《马加比一书》的作者那样明确地支持哈斯蒙尼王朝。《马加比一书》是一部王朝史。

它基本上讲述了一个相对不为人知的祭司家族，马塔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犹大、以利亚撒、约翰、乔纳森和西蒙，如何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从公元前 141 年到公元前 63 年罗马介入期间，以大祭司的身份统治，并最终成为国王。虽然它将恢复哈斯蒙尼王朝的大祭司头衔，但并没有恢复哈斯蒙尼王朝的国王头衔，而是将世俗政府交给其他人。马加比一书的故事同样结束于公元前 141 年，因此它可能是在那之后的任何时间写成的。

这本书很可能写于公元前 63 年之前，因为当时罗马人有点把自己当成了敌人，因为它干预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犹太领导人对解决争端的期望，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一点。然而，更有可能的是，《马加比一书》是在约翰·海卡努斯统治结束后写的。所以大约是公元前 104 年或之后。

那时，巩固王朝比当时由马卡比起义最后一位伟大英雄的儿子领导王朝更为重要。这两本书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我犹豫着是否要把这些故事混合在一起，但历史学家必须这样做。这些基本上是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唯一资料。

约瑟夫本人高度依赖马加比一书。他们讲述的故事对于理解这一时期非常重要。公元前 175 年至公元前 141 年犹太发生的事件。

这两本书并不完全重叠。《马加比二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马加比起义的前传。它早在公元前 175 年就开始了。

《马加比一书》更关注公元前 168 年以后的事件。它对起义的起因并不感兴趣，而是叙述了起义及其后果。相反，《马加比二书》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 161 年。

但是《马加比一书》想要讲述整个故事，而不仅仅是军事英雄犹大的故事，以及他成功夺回圣殿并击败伟大的希腊叙利亚将军尼卡诺的故事。《马加比一书》想要讲述他每个幸存的兄弟如何为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福祉做出贡献，并推动国家事业的发展，以至于全体人民都承认最后一个幸存的兄弟西蒙和他的儿子是人民的合法统治者，因为他们为犹大带来了一切好处。现在，故事的形式将我们带入了多层次的冲突。

首先，两大王朝之间发生了冲突，它们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塞琉古王朝的国王统治叙利亚和巴比伦，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中间的巴勒斯坦土地是双方争夺的土地。

一方面，亚历山大的将军们在分割帝国时一致同意塞琉古一世统治巴勒斯坦。托勒密不同意，所以他保留了巴勒斯坦，而他的继任者也保留了巴勒斯坦。故事背后有冲突。

然后还有我在我们谈论本西拉时已经提到的耶路撒冷内部的冲突，即保守派犹太人与进步派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保守派犹太人不仅希望自己遵守托拉，而且希望整个国家继续受摩西律法的统治，而进步派犹太人则认为，通过某种程度的同化，国家的最大利益将得到满足。他们甚至在同化程度上也存在分歧。因此，进步派犹太人之间也存在冲突。

我们需要走多远才能真正确保各国的最大利益？我已经提到，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们瓜分了他的王国。巴勒斯坦一直处于托勒密的统治之下，即埃及希腊国王的统治之下，直到公元前 198 年，安条克三世终于击败了托勒密的军队并赢得了巴勒斯坦，因为托勒密放弃了为自己的王国赢得巴勒斯坦。安条克三世确认了犹太人继续遵守自己法律的权利。

所以，并没有来自上层的突然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动力。但我们确实发现，耶路撒冷内部、耶路撒冷的权贵家族内部发生了纷争。奥尼亚德家族以奥尼亚斯命名。

这是一个大祭司家族。托拜亚家族以他们的祖先托比亚的名字命名，托比亚有时被称为《圣经》中的亚扪人托比亚。这个家族不属于耶路撒冷的等级制度，不属于耶路撒冷的祭司统治，但却是一个野心勃勃、想要成为犹太人的权力掮客的家族。

老实说，他们比其他家族更精通政治。因此，在《马加比二书》的开篇，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故事中一个名叫西蒙的托拜亚德家族成员与大祭司奥尼亚三世对抗。西蒙试图讨好塞琉古王朝的君主，也就是塞琉古四世，他声称圣殿里的钱财并不神圣。

而你，我的国王，可以要求他们归还这些钱财。塞琉古四世对金钱非常满意，因为他的家族，他的王朝，在公元前 188 年遭受惨败后必须向罗马进贡。因此塞琉古四世派赫利奥多罗斯（可能是他的财政部长）前往神庙，检查资金，并拿走任何适合他没收的资金。

这一事件的结局是，当赫利奥多罗斯试图执行他的使命时，奇迹发生了。根据《马加比二书》的作者所说，骑马的天使殴打了他，这样他就不会侵犯圣殿的神圣性。重要的是，他空手而归，可能参与了谋杀塞琉古四世的阴谋，为塞琉古的兄弟安条克四世登上王位铺平了道路。

现在，奥尼亚斯三世似乎是一位保守的大祭司，就像他的父亲西蒙二世一样，西蒙二世是本西拉极力赞扬的大祭司。奥尼亚斯有一个兄弟，出生时的名字是耶书亚，但后来改名为杰森。这几乎告诉了你关于奥尼亚斯兄弟的所有信息。

他是进步人士。他希望将耶路撒冷改造成一个希腊城市，拥有希腊机构，包括一所希腊体育馆，在那里，城市的年轻人可以公费学习希腊文化、希腊语言以及所有那些能让他们成为国际参与者的艺术和技能。现在，杰森似乎确实对耶路撒冷的非宗教改革感兴趣。

杰森从耶路撒冷的精英那里获得了大量支持，这足以让他从他兄弟手中买下大祭司的职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带着他的提议去了安条克四世，回来后成为了新的大祭司。而他的兄弟不得不逃亡。

所以，我想，那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过逾越节时气氛一定相当紧张。杰森继续推进改革，设立了一所体育馆，就像我说的，它是将希腊教育、希腊文化（包括希腊体育等）传给下一代的机构。他根据希腊宪法重建耶路撒冷，起草了一份新的参议员名单，这些参议员将作为耶路撒冷新希腊城市的议会成员参加。你有什么？

然而，他没能坚持那么久。仅仅三年后，托拜德家族就支持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来推进这些改革，让他们更直接地参与耶路撒冷的政治。所以我们找到了另一位名叫梅内劳斯的牧师。

如果你对特洛伊的故事很熟悉，你就会知道墨涅拉俄斯也是一个很希腊的名字。所以这是另一位进步的牧师，如果他的父母没有给他起出生时的名字，他很可能也会改名。但墨涅拉俄斯做了一些新的事情。

他还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宗教改革。他跨越了甚至连杰森都不会跨越的界限。在墨涅拉俄斯的领导下，耶路撒冷圣殿成为了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犹太居民）的礼拜场所。

因此，正如《马加比一书》和但以理书的作者所言，我们看到了毁灭性的可憎之举。我们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但很可能是为外国神灵建造一个新的祭坛，以便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即耶路撒冷的平等公民，都可以在她的礼拜场所进行礼拜。好吧，这太过分了。

因此，我们看到犹太革命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爆发。一方面，杰森想要夺回他的头衔。因此，杰森得到了一个名叫希尔卡努斯的人的支持，他是托拜约特家族中被疏远的兄弟。

说到底，这真的就像是一部肥皂剧。当杰森听到安条克四世去世的传言时，他立即带着军队回来反抗墨涅拉俄斯。他想利用这段空位期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毫无疑问，他会与下一任塞琉古统治者谈判，以便留在塞琉古。

但与此同时，人民也开始反抗。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些希腊化的大祭司。那天结束时，杰森和墨涅拉俄斯都被围困在阿卡，需要安条克四世来营救他们，安条克四世做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古代世界第一起有据可查的宗教迫害事件。安条克释放了墨涅拉俄斯，但他也首先从神庙偷走了大量金钱，因为有人必须为刚刚发生的营救行动买单。而这个人就是墨涅拉俄斯。

但他也禁止遵守《托拉》，因为他可能听从了像墨涅拉俄斯这样的人的建议，也许墨涅拉俄斯本人也建议他，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人们对古老野蛮的土著生活方式的依恋。如果我们能摆脱这种依恋，我们就能真正带领耶路撒冷和犹太走向辉煌的未来。因此，我们听到了残酷的殉难故事，犹太人通过拒绝屈服于要求来表明他们对盟约的忠诚。

因此，母亲们被从耶路撒冷城墙上扔了下来，因为她们给儿子行了割礼，还把婴儿挂在脖子上。老人被烧死，因为当墨涅拉俄斯和安条克的暴徒们四处试图销毁所有律法时，他们保护了律法。我们在《马加比二书》中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个名叫埃利亚撒的老祭司和七个兄弟以及他们的母亲，他们都拒绝吃一口猪肉，这些猪肉可能刚刚被献祭给了现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立的什么东西，他们拒绝吃一口猪肉作为投降的标志，反而被折磨致死。

此后，马加比起义真正开始。于是，对耶路撒冷犹太教的镇压也蔓延到了内陆地区，蔓延到了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当国王的一名官员抵达莫丁小村时，他邀请了当地的牧师、长老马塔提亚斯作为领头人，带领大家前进，并在临时搭建的祭坛上向一位外国神灵献祭。

当然，马塔提亚拒绝了。他是一位忠实的托拉信徒，忠诚的犹太人。因此，村子里某个名字尚未被保留的机会主义者决定讨好领主，于是他走上前来，第一个献祭。

马塔提亚的举动后来让《马加比一书》的作者想起了菲尼亚斯，他拿起剑在祭坛上同时刺穿了他们两人。就这样，他以一场盛大的行动发起了后来被称为马加比起义的起义。他在沙漠中召集了所有忠于法律、拥有任何木制或金属制品的人，准备战斗。

实际上，他们首先攻击叛教的犹太人，那些屈服的人，那些不给孩子行割礼的人。他和他的手下强行给男孩行割礼，诸如此类。他们还摧毁了全国各地人手不足的希腊-叙利亚驻军。

每次成功突袭后，他们的人数都会增加。安条克继续派出人数太少的军队，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尽管他们总是面对更大的人数，但马塔提亚和他的儿子们，因为马塔提亚在战争中早早去世，继续享受着对希腊叙利亚军队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直到最后，他们夺回了圣殿，并清除了墨涅拉俄斯放在那里的东西。并根据法律恢复了献祭的正常节奏。军事工作贯穿了犹大的一生，并延续到他弟弟乔纳森的职业生涯中。

但大约公元 160 年左右，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乔纳森和他的兄弟，最后一个幸存的兄弟西蒙，通过谈判比通过与塞琉古军队的战争能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塞琉古人自己陷入了争夺王位的竞争时期。

因此，每个竞争对手都试图让犹大成为这场战斗的盟友。因此，乔纳森能够扮演其中一人，直到他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大祭司的头衔和一定程度的内部治理权。最后一位幸存的兄弟赢得了将最后一支希腊-叙利亚士兵和雇佣兵驻军从耶路撒冷堡垒阿卡撤出的权利。

就这样，犹大在 400 年来第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正如《马加比一书》的作者所说，外邦人的枷锁至少暂时被解除了。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一书》的具体内容。

我们已经看过他们两人共同讲述的故事。但我认为，他们各自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或故事的一部分，因为两位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理由略有不同。我们将在下一讲中探讨这一点，并继续探讨伪经。

这是 David deSilva 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二节，仔细观察：《以斯拉记上》、《本西拉记》、《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